

军方的怪物

只要你足够强大，别人的阴谋都是徒劳！

[英]肯·福莱特 著 顾亦维 译



KEN FOLLETT

THE THIRD TWIN

军方的怪物

【英】肯·福莱特 著 顾亦维 译

KEN FOLLETT

T H E T H I R D T W I N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军方的怪物: 肯·福莱特历史悬疑小说经典 / (英)
福莱特 (Follett, K.) 著; 顾亦维译. -- 南京: 江苏
文艺出版社, 2018.1

(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)

书名原文: The third twin

ISBN 978-7-5399-5693-0

I. ①军… II. ①福… ②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26586号

THE THIRD TWIN copyright © 1996 by Ken Follett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, Ltd

中文版权©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(简体)版权
图字: 10-2014-449号

书 名 军方的怪物

著 者 (英) 肯·福莱特

译 者 顾亦维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邀编辑 牟雪莲 姚红成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x 1270mm 1/32

印 张 17.5

字 数 386千

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693-0

定 价 69.9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周 日	001
周 一	057
周 二	143
周 三	203
周 四	271
周 五	339
周 六	389
周 日	447
周 一	527
次年六月	547

周 日

1

一片热浪笼罩着巴尔的摩。市郊虽然草木繁盛，还有成千上万个草坪喷头播洒着凉意，可有钱的居民还是不肯出门，只想待在开足空调的屋里。北大街上，妓女们没精打采地挤在阴凉处，假发下的汗水还是流个不停。街角几个青少年穿着宽松的短裤，正从口袋里掏出毒品做交易。现在虽然已经是九月下旬，但秋天似乎还遥遥无期。

一辆锈迹斑斑的白色达特桑轿车行驶在城北的白人工人居住区，车前灯已经破碎，电工胶带在原处粘了个“X”。车里没装空调，司机把所有车窗都摇了下来。那是位二十二岁的英俊小伙，他穿着牛仔半截裤和洁白的T恤，戴着顶红色棒球帽，帽额上印着白色的“SECURITY”^①。小伙子坐在沾了汗水有些滑的塑料座椅上，他却并不在意。他现在心情很不错。收音机里正播着92Q电台的《二十首歌连播》。副驾驶座上摊放着一本活页册，纸页上印着不少专业术语。他间或瞟上一眼，为了应付明天的考试默记在心。学习难不倒他，记住这些东西用不了几分钟。

前面是红灯，他停下车，一辆保时捷敞篷车也并排停住，车

^① 英文，意为“保安”。——译者注（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，均为译者注）

里是位金发女郎。他朝她咧嘴一笑：“好车啊！”她却既不看他也不回话。不过他心想自己看见了她嘴角的那一丝笑意。大太阳镜背后那张脸可能要比他老上一倍吧，开保时捷的女人多是这个年纪。“比谁先到下一个交通灯。”他说道。这话把她逗笑了，笑声悦耳又有挑逗性，她纤秀的手抬起推到一挡，轿车便火箭般疾驰而去。

他耸耸肩，不就是试试嘛。

车子经过树木繁茂的琼斯·福尔斯大学^①，这所常春藤盟校比他自己的学校名气大很多。他开车路过宏伟的校门时，身边正巧跑过八九个穿着运动装的女孩儿。她们穿着紧身短裤、耐克鞋和被汗水濡湿的T恤，以及吊带背心。他猜这是曲棍球队在训练，领跑那个身材姣好的女孩儿就是队长，正带领队员们为赛季做准备。

队列转进校园。突然他感到晕眩，眼前浮现起强烈而刺激的幻象，几乎连路都看不清了。他想象着她们待在更衣室，胖姑娘站在淋浴间往身上抹肥皂，红发姑娘用毛巾擦拭长发，黑人女孩儿正往身上套白色蕾丝内裤，那个有男子气概的队长赤裸着身体走来走去，展示她的肌肉。突然，姑娘们被什么东西吓到了，她们睁大双眼，眼神充满恐惧，歇斯底里般惊叫哭喊。她们四处奔逃，互相推搡。胖姑娘摔倒在地上，躺在那儿无助地啜泣，其他人却不管不顾地从她身上踩过去。所有人都拼命躲藏，想找到出口，或者远离那个可怕的东西。

他把车挂上空挡停在路边，喘着粗气，他能感受到自己锤击

^① 此学校为作者虚构，实际上并不存在，暂音译为琼斯·福尔斯。

般的心跳。这是他见过最棒的幻象了，但有个细节还不知道。她们在怕什么呢？他在丰富的想象中四处搜索答案，急得直喘气。突然他想到了！是火！更衣室着火了，她们怕的是火焰。她们半裸着身子，六神无主地团团乱转，被烟雾呛得喘不过气，咳个不停。“我的天。”他不禁低语道，直勾勾地盯着眼前的幻象，仿佛达特桑轿车的前挡风玻璃上正放着电影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平静下来。他的欲望还是那么强烈，可幻象已经满足不了他了。好比口渴如火的时候，光想着喝啤酒是没用的。他撩起T恤下摆擦擦脸上的汗，知道自己应该努力忘了那段幻象继续开车。可那段幻象实在太逼真了。这事儿的确危险，万一被抓得坐好几年牢，但他做事从来不在乎危险。他也试过把这诱惑压下去，却只坚持了一秒。“干吧。”他咕哝道，接着掉转头车穿过校门驶进校园。

他之前来过这儿。大学很大，光草坪、花园和林地就占了一百英亩。校园里的建筑大多是统一的红砖房，只有几栋混凝土、玻璃窗结构的现代建筑，所有的建筑都由纵横交错的小路相连，路边还有几个停车泊位。

曲棍球队已经没了踪影，但他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体育馆。这是一座低矮的建筑，坐落在跑道边上，馆外矗立着一尊掷铁饼者的大型雕塑。他没投币就把车停进了泊位，他从没付过停车费。肌肉健硕的曲棍球队队长站在体育馆台阶上，正和一个敞着运动衫的人谈话。他跑上台阶，经过队长身边时朝她笑了笑，然后推门进了体育馆。

大厅里很热闹，扎头巾、穿短裤的年轻男女来来往往，他们背着包，手里拿着球拍。毫无疑问，大多数校队在周日集

训。大厅中间的桌子后坐着一个保安，正在检查过往人员的学生证。这时候一大群跑步运动员从保安那儿经过，有的人晃了晃学生证，剩下的则忘了。保安只耸了耸肩，就继续去读他的《死亡地带》了。

这个外来者转过身子，看着展示在玻璃柜里的银制奖杯，那些都是大学运动员们的战利品。过了一会儿，从门外走进一支足球队，有十个男人，还有一个穿足球鞋的矮胖女人。他见状紧赶几步混了进去，跟着球队穿过大厅，走下一道宽阔的楼梯到了地下室。他们聊着他们的比赛，说到那记走运的射门时哄堂大笑，谈起那次粗暴的犯规时又愤愤不平，压根儿没有注意到他。

他步态挺随意，但眼睛可没闲着，四处张望。楼梯口的小厅里有一台可乐售卖机，隔音罩下放着一台公用电话，男更衣室就在大厅后面。足球队的女士则走下一条长长的走廊，想必是要去女更衣室。由于建馆之际“男女合校”还是个色情字眼，建筑师认为琼斯·福尔斯这类大学是不会有多少女孩儿的，所以这间更衣室恐怕也是后来新增的。

外来者拿起公用电话，装作在找零钱的样子。男士们依次走进更衣室。那女士也开了扇门，不见了，那肯定是女更衣室了。她们都在里面，他兴奋地想着，她们正在里面脱衣服、淋浴、用毛巾擦身呢！离她们这么近，他人人都热血沸腾了。他用手背揩揩额头。现在，他只要把她们都吓个半死，就能幻象成真啦。

他努力平静下来，匆匆忙忙可是要误事的，他要花几分钟计划一下。

等他们都走光以后，他才紧跟那个女士后面蹑手蹑脚沿着走廊跟上去。

走廊上有三道门，左右各一道，还有一道在走廊尽头。刚才女士打开的正是右边的门。他检查了尽头那道门，门后是个积满灰尘的大房间，放着几台笨重的机器，他猜这是泳池用的锅炉和过滤装置。他走进屋子，关上身后的门。屋里有一种低沉单调的电器杂声。他想象着女孩儿怕得要命，只穿着印花内裤和胸罩躺在地上，抬头看见他解开皮带，眼神里充满畏惧。他回味了一会儿这幅画面，禁不住笑了。她就在几码外，现在可能还想着今晚的安排呢，也许她有个男朋友，今晚打算任那小子为所欲为；或许她是个新生，寂寞并有点儿腼腆，周日晚上除了看《哥伦布》无事可干；还有可能明天要交论文，她今晚打算熬夜赶。不过这些都泡汤啦，宝贝儿，今晚是噩梦时间。

他之前也做过这种事，只是还没到过这个程度。他向来喜欢吓唬女孩子，从记事起就是如此。高中的时候，最快活的事莫过于把女孩儿孤零零地堵在拐角，然后吓得她痛哭求饶。也正是因此他才不停地转学。他偶尔也会和女孩儿约会，目的却只是想让自己和别的男人一样，在走进酒吧的时候也能有个姑娘挎在胳膊上而已。要是她们有意，他就和她们做爱，但这码事似乎没什么意思。

谁都有个怪癖，他寻思：有的男人喜欢穿女人的衣服，有的就爱让穿着高跟鞋、浑身裹在皮革里的女人使唤自己。他还知道有个家伙觉得女人最性感的部分是脚，那人光站在百货公司女鞋区里，看着她们把鞋子穿穿脱脱都能勃起。

他的性癖就是让女人恐惧，一看见女人被吓得全身发抖就能让他性欲高涨。要是没有恐惧的话，那还有什么乐趣？

他有条不紊地打量着四周，发现墙上焊着架梯子，梯子顶端

是个铁盖子，里面还上着闩。他迅速爬上梯子，拉开闩推开铁盖子，盖子那边是一辆克莱斯勒纽约客轿车的轮胎，外面是停车场。他确定一下方位，明白这里是体育馆后面，便拉回盖子重新爬了下去。

他离开泳池机房，沿着走廊前行，这时候迎面而来一个女人，充满怀疑地盯着他。他心里一慌，也许她会问他到底要在女更衣室门口晃荡什么。他剧本里可没写这种争执戏码。在这节骨眼上这可能毁了他的计划啊！不过幸好，她往上一瞥瞅见了“SECURITY”的字样，就收回视线转身进更衣室了。

他咧嘴笑了。这顶帽子是他在纪念品商店买的，才花了八块九毛九。不过这年头，摇滚演唱会上的保安人员穿着牛仔裤上班；看起来罪犯似的家伙亮出警徽才发现是名警探；机场的警察穿运动衫，人们对这些早都司空见惯了。要是每次看见一个自称保安的家伙都要问个究竟，那也太麻烦了。

他推了推女更衣室对面的门，打开是一间小储藏室。他打开灯带上门。周围的架子上堆着不少废弃的体育器材，有大号黑色实心球、磨破的橡胶垫和体操棒，也有发霉的拳击手套和开裂的木质折叠椅，还有一只断了腿、表面破了的鞍马。屋里一股霉味。天花板上有条银色的管道，他猜这是给走廊对面的女更衣室通风用的。

管道用螺栓和风扇一样的东西连在一起，他抬手拧了拧螺栓，发现空手拧不动，没关系，车子后备箱里有扳手。要是他能把管道卸下来，风扇就会把储藏室里而非室外的空气通进更衣室了。

他要回到车上，弄上一罐汽油，往空的毕雷矿泉水瓶子里灌上一些，再拿上几根火柴和报纸生火，还有那把扳手，然后把这

些东西统统带下来。他要在风扇底下放火。

火舌很快就会蹿起来，吐出滚滚浓烟。他到时候就往口鼻上蒙块湿布，等储藏室里烟雾腾腾的时候卸下通风管。这烟就会涌进女更衣室。一开始没人会注意，不过接着就会有一两个人抽抽鼻子问道：“谁在抽烟？”然后把储藏室的门一开，让烟漫进走廊。等姑娘们意识到什么事不对劲儿的时候，打开更衣室的门一看，会以为整栋楼都着火了！谁都会吓个够呛！

到那时，他走进更衣室。那会是一片胸罩和长袜的海洋啊，随处可见裸露的胸部和臀部。有的姑娘光着身子从淋浴间跑出来，浑身湿答答地双手乱抓，想扯条毛巾；有的试图穿上衣服；大多数则被浓烟熏成半瞎，没头苍蝇似的找门在哪儿。惊恐的尖叫声、哭喊声和啜泣声将会响成一片。他则假装保安对她们发号施令：“别穿衣服了！事态紧急！快出去！整栋楼都着了！跑，快跑！”

他可以趁机拍拍姑娘们的光屁股，推推搡搡，把她们的衣服抢走，再把她们浑身都摸个遍。她们会意识到事情很不对头，但大多都慌作一团理不清头绪。要是那个健壮的女曲棍球队队长在场的话，也许还能保持清醒，怀疑到他头上，但那时候只要把她打晕就好。

他四处走动，他要选出他的头号受害者。那会是个容易受骗的漂亮女孩儿。他会牵起她的手道：“请往这边走，我是保安。”然后把她拉上走廊，接着故意走错方向带进泳池机房。她刚觉得自己安全了，脸上就被扇了一巴掌，肚子上也挨了一拳，倒在肮脏的水泥地上。他看着她翻过身坐起来，惊恐地盯着他，喘着气啜泣。

这时候，他就会露出微笑，解开皮带。

2

费拉米太太说：“我要回家。”

她女儿简妮说：“别担心，母亲，我们会尽快带你走。”

简妮的妹妹帕蒂闻言盯着简妮，好似在说：“我们什么时候要带她走了？”

母亲的医疗保险金只够住丽景养老院。这儿花哨得很，房间里有两张高高的病床、两只衣柜、一张沙发和一台电视。墙被刷成蘑菇似的褐色，地上铺着白底橙纹的塑料瓷砖。窗上有门，但没装窗帘，窗口看出去是一家加油站。房间拐角处有个洗手池，厕所在厅后面。“我要回家。”母亲重复道。

帕蒂说：“但你老记不住事儿啊，母亲。你不能再照顾自己啊。”

“我当然能照顾自己。你怎么敢这么对我说话？”

简妮咬住下唇，看着神志不清的母亲，难过得直想哭。母亲五官分明，黑眉黑眼，鼻梁挺直，一张大嘴下是强壮的下巴。简妮和帕蒂遗传了这副长相，却不似母亲那样矮小，反而遗传了父亲的高个子。她们三个都是意志坚强的女性，很对得起这副模样。费拉米家的女人通常可以用“强大”来形容，但是母亲再也强大不起来了，她得了阿尔茨海默病。

她还没到六十岁哪！二十九岁的简妮和二十六岁的帕蒂都希望她可以再照顾自己几年，不过这种希望在今早五点破碎了。华盛顿的警察打来电话，说在第十八大街上找到了她们的母亲，她当时穿着破破烂烂的睡袍，边哭边说记不得自己住在哪里了。

周日宁静的早晨，简妮钻进车，花了一个小时从巴尔的摩开到华盛顿把母亲从警察局接回家，帮她洗了澡换了衣服，又给帕蒂打了电话。姐俩安排母亲住进哥伦比亚镇上的丽景养老院，那儿地处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之间。她俩的姑姑罗莎就是在这儿度过的晚年。罗莎姑姑的保险单也和母亲的一样。

“我不喜欢这儿。”母亲说。

简妮说：“我们也不喜欢，但我们目前只住得起这儿。”她想把话说得实际、合乎情理些，但听上去很刺耳。

帕蒂责备地瞪了简妮一眼：“克服一下吧，母亲，我们以前住的地方比这儿还差呢。”

这是实话。父亲第二次入狱后，两个女孩和母亲住一间屋，电热炉搁在梳妆台上，水龙头就在楼道里。那些年她们靠救济金过活，但母亲就像是逆境里的母狮子。简妮和帕蒂一上学，她就找了个可信的老妇人帮忙照看回家的孩子。自己则靠理发师的工作让一家三口搬进了亚当斯摩根^①的双卧室公寓，邻居都是正直的工薪阶层。时至今日，尽管母亲会理的发型已经过时了，但手艺依旧精湛。

早餐她会做法式吐司，然后把简妮和帕蒂打扮得干干净净送去上学，再打理好自己的头发和妆容，在沙龙工作就得漂漂亮亮

^① 地处美国哥伦比亚区华盛顿。

的。临出门前， she 会把厨房整理得一尘不染，再在桌上摆一盘曲奇供女儿们回家吃。到了周日，一家三口会给公寓做扫除，然后一道去洗衣店。母亲一直那么能干，那么可靠，那么不知疲倦。看见床上这个健忘、发着牢骚的女人，真叫人心痛。

母亲蹙起眉头，好像有点疑惑道：“简妮，你干吗要在鼻子上穿个环呢？”

简妮摸了摸那个精致的银环，惨淡地一笑：“母亲，这还是我小时候的事呢。你当年可生气啦，你忘了吗？我当初还以为你要把我丢出家门呢。”

“忘啦。”母亲说。

“我还记得呢。”帕蒂说，“我觉得那事儿棒极了，不过那年我十一，你十四，你做什么事我都觉得既勇敢又聪明，还时髦。”

“也许吧。”简妮故作骄傲道。

帕蒂咯咯笑道：“不过那件橙色的外套不算。”

“啊，老天，那件衣服啊。我穿着那件外套在废楼里睡了一宿，结果弄了一身跳蚤。衣服后来被母亲烧了。”

“这我记得，”母亲说，“一身的跳蚤啊！我的小家伙！”十五年后她还在生气呢。

突然气氛轻松了些。追忆往事让她们想起当时有多亲密。这是个分别的好时候。“我该走了。”简妮说着站起身子。

“我也是，”帕蒂说，“我得回去做晚餐。”

然而，她俩都没朝门口迈步。简妮觉得这是在抛弃母亲，在她需要的时候离开她。养老院里没人爱她，家人应该照顾她。简妮和帕蒂应该陪着她，为她做饭、熨睡袍，帮她把电视调到她最

喜欢的节目。

母亲说：“你们什么时候再来啊？”

简妮迟疑了。她想说“明天就来，我给你带早饭，然后陪你一整天”。但那不可能啊，她这一周工作都很忙。罪恶感从她心底升起，我怎么能这么残酷啊？

帕蒂救了她，说道：“明天，我带孩子来见你，你肯定会喜欢他们的。”

母亲不想轻易放过简妮：“那你呢，简妮？”

简妮站在床边，几乎说不出口。“我尽量。”一阵悲伤哽住喉咙，她俯身吻了吻母亲，“母亲我爱你，千万别忘了这点。”

她们步出房门的那一刻，帕蒂的眼泪夺眶而出。

简妮也想哭，但她是姐姐，而且照顾帕蒂的时候就养成了控制情绪的习惯。走在无菌走廊上时，她伸手环着妹妹的肩膀。帕蒂并非软弱，她只是比简妮要随和，不像姐姐那么好斗任性。所以简妮常挨母亲的骂，母亲也老说简妮要更像点儿帕蒂就好了。

“我也想把她带回家，可我做不到。”帕蒂难过地说。

简妮同意这点。帕蒂的丈夫叫泽普，是个木匠。他们住在联排房屋里，家里只有两间卧室。主卧他俩住，次卧给了三个儿子。戴维六岁，梅尔四岁，汤姆两岁。没地方再加一个外婆了。

简妮倒是单身，目前是琼斯·福尔斯大学的助理教授，年薪三万美金，不过她估计自己没有帕蒂的丈夫赚得多。最近她才向银行借了第一笔抵押贷款，买了处一室一厅的公寓，靠信贷装修好。客厅一角辟作厨房，卧室里有衣柜和一小间厕所。要是她让母亲睡床，自己就得夜夜躺沙发。而且白天谁来照看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人呢？“我也做不到。”她说。